

中·国·现·代·名·家·小·说·丛·书

张贤亮

小说精品

XIAO SHUO JING PIN

乐 齐 主 编

中·国·现·代·名·家·小·说·丛·书



张其成

小说精品

乐齐

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资平小说精品/乐齐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0. 1
(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)

ISBN 7-5059-3597-6

I. 张… II. 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46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6736 号

书 名	张资平小说精品——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
作 者	张资平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孙雁行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文联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512 千字
印 张	21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4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597-6/I·2753
定 价	3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编辑说明

本书是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之一种，选收张资平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，中篇小说五部，短篇小说五篇。

张资平(1894-1959)，现代著名小说家。广东梅县人。早年留学日本，攻读地质矿产学。二十年代初开始文学活动，曾与郭沫若、郁达夫等发起筹建创造社，是创造社中坚作家。其创作以小说为主。早期作品反映留学生的苦闷生活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，以及青年的情爱纠葛；表现出写实主义倾向和人道主义色彩。1922年回国，在广东、湖北等地工作和教书，大革命中参加过北伐。1928年到上海，开设书店、创办刊物，在大学任教，写有大量描写三角以至多角恋爱的情爱小说。因其中不少作品格调低下，颇遭讥评责难。抗战期间任职汪伪，沦为汉奸。解放后被捕，死于劳改农场。

本书由文木、郁华编选。

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编辑组

1998年3月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木 马.....	(2)
不平衡的偶力.....	(17)
小兄妹	(39)
性的等分线.....	(61)
约伯之泪	(76)

中篇小说

飞 絮.....	(102)
苔 莉.....	(206)
黑 恋.....	(307)
公债委员.....	(384)
长 途.....	(442)

长篇小说

冲积期化石.....	(538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短 篇 小 说

木 马

一

C 今年六月里在 K 市高等学校毕业了。前星期他到了东京,在友人家里寄寓了两个星期,准备投考理科大学。现在他考进了大学,此后他就要在东京长住了,很想找一个幽静清洁的,能够沉心用功的寓所。

欧洲大战没有发生之前,在日本的留学生大都比日本学生多钱,很能满足下宿旅馆主人的欲望,所以中国学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较容易。现在的现象和从前相反了,住馆子的留学生十个有九个欠馆账,都比日本学生还要吝啬了。日本人见钱眼开,对留学生既无所贪,自然不愿收容中国人了。并且留学生也有许多不能叫外国人喜欢的恶习惯,更把收容中国人的容积缩小了。中国人随地吐痰吐口水的恶习惯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晓得了。

去年我在上野公园看樱花,见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樱花树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。有一个像患伤风症,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,咕噜的一响,两根半青不黄的鼻涕登时由鼻孔里垂下来,在空气中像振子一样地摆来摆去,摆了一会嗒的一声掉在地上。还有一位也像感染了伤风症,把鼻梁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,呼的一响,顺手一捋,他的两根手指满涂了鼻涕,他不用纸也不用手

巾拭干净，只在樱花树上一抹，樱树的运气倒好，得了些意外的肥料。

我还在一家专收容中国人的馆子里看了一件怪现象。我到那边是探访一位同学。那时候同学正在食堂里吃饭，我便跑到食堂去。食堂中摆着几张大台，每张大台上面正中放一个大饭桶，每个饭桶里面有两个饭挑子。有几位吝啬的先生们盛了饭之后，见饭挑子上还满涂着许多饭，便把饭挑子望口里送。

还有许多不情愿洗澡不情愿换衣服的学生，脏得抵不住的时候，使用洗脸盆向厨房要了一千立方升的密达的开水拿回自己房里，闭着门，由头到胸，由胸到腹，由腹到脚，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来，他们的洗脸帕像饱和着脂肪质粘液，他们的洗脸盆边满贮了黑泥浆，随后他们便把这盆黑泥浆，从楼上窗口一泼！坐在楼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学生吓了一跳，他的书上和脸上溅了几点黑水，气恼不过跑去叫馆主人上楼来干涉。

有了这许多怪现象，所以日本学生不情愿和留学生同馆子住。很爱清洁的留学生也受了这班没有自治能力的败类的累，到处受人排斥，不分好歪。有一位留学生搬进去，日本学生就全数搬出，所以馆子的主人总不敢招纳中国人。

C在学校附近问了几间清洁的馆子，都不收容支那人。他伤心极了，他伤心的理由是馆主人不说他一个不好，只说支那人不好，他的头脑很冷静，他不因馆主人不好便说日本人全体不好，他只说东京人对待留学生刻薄，因为他在K市住了三年，K市的馆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坏。

C决议不在学校附近找屋子了，他也不想住馆子了。他想在东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个房子寄居，他近来在市外奔走了几天，寻觅招租的房子。

C走了三四天，问了十几所房子，都没有成功。有的是不情愿租给中国人，有的是房租钱太贵，有的说不能代办伙食，有的

是C自己嫌房子太宽或太窄。到了最后那一天他在东京北郊找到了一所房子。

馆主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翁,他的家族共四个人,是他,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女孩儿。

“先生原籍是那处地方呢?”C的日本话虽然说得不坏,但馆主人的大女儿像知道他是外国人。

“我是留学生。”

“啊!先生是由中华民国来的吗?”

她翻转头来望着站在她后面的约三岁多的小女孩儿,很客气的说。“贵省是那省呢?”她再望着C说,好像很知道中国情形似的。

“我是K省人。我来日本住了六七年了,日本的起居饮食我都惯了,这点要望贵主人了解。”C是惊弓之鸟,不待她质问,自己先一气呵成地说出来,可怜他怕再听日本人说起讨厌中国人的话了。

“说那里话?那一国人不是一样?这点倒可以不必客气。可是……等我去问问我的老父亲,想没什么不可以的。”她站起来跑进去了。那三岁多的小孩儿也带哭似的叫着“妈妈”跟了进去。

C在门口等了一会,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儿再来了。“那么请先生进来看房了吗?里面脏得很,先生莫见笑。”“多谢,多谢。”C一面除靴子,一面说。他心里暗自欢喜,他到东京以来算是第一次听见这样诚恳的话。

二

馆主人姓林,我们以后就叫他林翁吧。日本人的名字本来太赘,什么“猪之三郎”,“龟之四郎”,不容易记,还是省点精神好

些。C常听见林翁叫他的大女儿做瑞儿,大概她的名是瑞儿了。C在他家里住了一星期,渐次和他们亲热起来。晚饭之后,瑞儿常抱着她的女孩儿过来闲谈,C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,她妹的名是珊枝,她的三岁的女孩儿名叫美兰。

“美兰像我们中国女人的名,谁取的名?”

“是吗!像贵国女人的名,是不是?”她笑着说。她不告诉C谁替她的女儿取名。

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间,近门首一间是三铺席的房子,安置一架缝衣车和几件粗笨家具。靠三铺席的房子是一间六铺席的,她们姊妹就住这房子里。她们姊妹的房子后面有一间四铺半的房子,和厨房相连,是林翁的卧室。租给C的房子也是六铺的,在后面靠着屋后的庭园,本来是他们的会客室,清贫的人家没有许多客来,所以空出来租给外人,月中收回几块钱房租。

瑞枝每日在家里替人缝衣裳,大概裁缝就是她的职业了。林翁的职业是纸细工,隔一天就出去领些纸料回来做纸盒儿,听说每日也有四五角钱的收入。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会不见珊枝。珊枝每日一早七点多钟就梳了头,穿好了裙,装扮得像女学生似的,托着一个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得回来,门铃响时,就听得见她的很娇小的声音说“Tada - ima”(Tada - ima是日本人出外回来对在家人的一种礼词)。随后听见她在房里换衣裙,随后听见她在厨房里弄饭吃——她的父亲,姊妹和侄女儿先吃了,她回来得迟,只一个人很寂寞地吃。珊枝不很睬中国人,对中国人像抱着一种反感,不很和C说话。C以后才听见瑞枝说珊枝是到一家银行里当司书生,每日上午八点钟至下午四点钟在银行里办事,每月有二十多块的薪俸。四点钟以后就到一间夜学校上学,要九点多钟才得回到家里,C心里暗想:“原来如此,她是个勤勉有毅力的女子,所以看不起时常昼寝的我。”

瑞枝虽算不得美人，她态度从容，动止娴雅，也算一个端丽的女子。看她的年纪约摸有二十五六岁。C 几次想问她又觉得唐突，到此刻还不知她多少岁数。家事全由她一个人主持，她的父亲，她的妹妹的收入都全数交给她，由她经理。他们的生活虽然贫苦，但他们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。

瑞枝闲着没有衣裳裁缝的时候，抱着美兰坐在门前石砌上，呆呆地凝视天际的飞云。C 只猜她是因为没有衣裳裁缝，减少收入，所以发呆。美兰是个白皙可爱的女孩儿。她母亲说她已满二周年又三个月了。她的可爱的美态，不因她身上的破旧衣服而损失价值。她学说话了，不过音节还不十分清楚。她还吃奶——她母亲说本来可以断奶，不过断了奶之后，自己反觉寂寞。她给她的女儿吃奶算是一种对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，——吃够之后坐在她母亲膝上发一种娇脆而不清白的音调，唱“美丽花，沙库拉！……”（日语“樱”之发音为“沙库拉”）的歌。唱懒了伏在她母亲胸上沉沉地睡下去。

听说美兰不会说话时，只会叫“妈妈”和“哧——”。她叫母亲做“妈妈”，肚子饿的时候也叫“妈妈”。“哧——”是她要大小便时候警告她母亲的感动词。她一叫“哧——”，她的母亲怕她的大小便弄脏了衣裙，忙跑过来替她解除裙子。近来她能够区别大小便了。她用“哧——”代表小便，要大便时另采用一个“哧——”字。

美兰不能一刻离开她的母亲，像瑞枝一样的不能离开她。瑞枝要做夜工，美兰晚间睡醒之后摸不着她的妈妈时，便哭着叫“妈妈”！叫过几次不见她的母亲过来，便边呼“哧——”了。“哧——”仍不能够威吓她的妈妈，她的最后手段便是哭着呼“哧——”叫得她母亲发笑。

C 在美兰家里住久了，有时也带美兰到外边玩。瑞枝要美兰叫 C 做 C 叔父，美兰便叫“C 督布！C 督布！”

瑞枝家里的经济程度像不能够把美兰养成一个天真烂漫，活泼欢乐的女孩子。美兰先天的不是神经质的，忧郁寡欢的小孩子；她的境遇和运命把她造成一个很暗惨的女儿。C后来听人说瑞枝年轻时是一个多血质活泼的女儿；美兰的生身父也是一个不管将来死活，只图眼前快乐的享乐主义者；那么美兰的忧郁性质当然是她的运命和逆境造成的了。

三

美兰近来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青色间紫花条的绒布衫，衫脚已经烂穿了几个孔儿，听说这件衫还是去年中年节隔邻住的船长送给她的。还有一二件棉衣听说是美兰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礼。此外几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旧衣改裁的。瑞枝背着美兰出去，在布衣店前走过的时候，美兰忙伸出她的小指头指着华彩的衣服说：

“啊！好看的！啊！美丽的！美儿要穿！美儿要穿！”美兰跟着她的妈妈称自己做美儿。她拼命地抱着瑞枝的颈不肯放，要瑞枝停着足看那华彩的衣服。

“美丽的！美儿想要！”美兰带哭着说。

“妈妈今天没带钱，美儿！明天再来买给你。”瑞枝脸红红的屈着腰硬把美兰驮了去。美兰知道她妈妈又骗她了，在瑞枝背上双肩不住地乱摆不愿离开那间布衣店，她哭了！美兰回到家后还在哭，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许多眼泪。

“妈妈那里来钱，美儿。”

瑞枝只能够买三角钱一对的木屐给美兰穿，小屐的趾绊太窄，擦烂足趾皮，美兰不愿穿。她常拖着她妈妈穿的高木屐到外边去要。她看见邻近小儿们穿的皮鞋羡慕极了，也哭着叫“C 督布！美儿要那喳喳穿！”邻近的小儿穿着橡皮鞋走路时喳喳的

响,所以美兰叫橡皮鞋喳喳,C买了一对给她,带她到近郊的草场里玩。美兰高兴极了,穿着“喳喳”在草场上蹒跚地乱跑。这是C最初的一次看美兰欢呼。

邻近的小孩子们都有父亲。每遇星期日他们的父亲都携着他们到浴堂去洗澡,洗澡之后又买饼果给他们吃。美兰站在门首歪着头,望着几个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里咬里糖饼走过去,美兰只把一个小指头伸进口去把涎水挾出来。她望着他们跟着他们的父亲高声的欢呼爸爸,禁不住一对眼睛发焰。晚间C由学校回来了,美兰牵着C的衣角呼爸爸,要C带她出去买糖饼,急得瑞枝跑过来骂美兰。

“C叔父哟!不是你的爸爸哟!”

“无父的小女儿!不是的,不认得生身父的小女儿!”赋有伤感性的C几次要替美兰流泪了。

瑞枝日间很忙,不能陪着美兰玩。美兰寂寞的很,便一个人拖着她母亲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边耍,她看见外边有小孩子聚着游戏,便笑着走前去,想加进他们的团体。美兰容易笑的,她这时候的笑是巴结他们,望他们允许她的加入。

附近的小孩子们都鄙薄她,侮辱她,骂她“没爹仔”,骂她“私生儿”,骂她“杂种”!骂了之后还要打她,她常带着满脸的伤痕,哭着回来。总之小孩子们欢喜的时候把她来取笑开心;小孩子们争斗的时候,都把她来出气,她是他们的气袋。有时候瑞枝买饼果给她,她便拿去分送给附近的小孩子们,像弱国到强国去进贡。

“相依为命”要算她们母女子!瑞枝常对C说,假使没有美兰,她的生存便无意味了。美兰有时候从外边回来,遇瑞枝不在家时,哀哭着寻觅。穿入厨房,跑入茅厕,还不见她妈妈时,便哭得天昏地暗。有时候哭进C的房里来,“C督布!抱抱!看妈妈去!”所以美兰不听她妈妈的话说时,瑞枝便穿着屐去,对美兰说

“哟哟拿拉!”(日人别时用语)

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时候,C从学校回来了。美兰拍着手在门前唱歌,

“桃太郎,桃太郎!爸爸买面包,妈妈做衣裳!”C心里想美兰的妈妈,果然不错,会做衣裳;但“爸爸买面包”却是个疑问。

“C督布!C督布!包包给我,包包给我!”美兰望见C,不唱歌了,跑过来接C手中的书包。

C牵着美兰的手待要进屋,忽然听见后面有叮当叮当的音响,忙翻转过来看,原来是一位巡警。叮当叮当响的是他佩的剑。巡查后面还有一位穿西装的,C一眼就认得他是警察署里的外务课刑事。他们看见C都行举手礼,C也点点头回了礼。警察在门首叫了一声,瑞枝忙跑出来。

“对不起!那件事怎么样!还打算去么?”刑事望着瑞枝,把帽脱下来,点一点头。

“……”瑞枝脸红红的望一望C踌躇着。C是很自重的走过一边,把靴子除掉,弯一弯腰跑进去了。美兰紧紧地靠着母亲的膝,目灼灼地望了刑事又望巡警。巡警用手托托美兰的下颚,“可爱的小姐!这就是督学官的小姐么?这就是先生的小姐么?小姐快要和爸爸会面了。”

“美儿没爸爸!”美兰翻着一对白眼答巡警。

“谁说的?”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兰的头发——金灰色的头发。

“妈妈说的!”美兰便高声地说。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来,只有瑞枝满脸通红,低着头。

“先生有信来么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你动身的日期还没有定,是不是?”

“去不去还没有定。”瑞枝低声地说。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

衷,很替她同情,不再缠问,说了一句“多扰了,”带着那位有机体的机器跑了。

四

星期六晚上,瑞枝叫 C 过去和她们一同吃饭。一张方二尺的吃饭台,脚只有五六寸高,放在她们姊妹住的六铺席的房子中间,C 占据了一面,对面坐的是林翁。瑞枝珊枝分坐林翁的左右。美兰坐在她妈妈膝上。饭桶放在珊枝旁边,各人吃的饭向她要。各人面前都摆着一碟中国式的炒鸡蛋,半节日本式的火熏鱼和一红木碗酱油豆腐汤。美兰像不常遇着这样的盛餐,看见炒鸡蛋吵一回,指着火熏鱼又嚷一会。

珊枝恭恭敬敬用托盘托着一碗饭送过来给 C。碗里的是红豆饭。日本人遇有喜事用赤小豆煮白饭,表示庆祝的意思。

“今天有什么喜事?我还没有替贵家庆祝!”C 猜是他们里头那一个的生日。

“嘻,啾啾!我们这样的家庭有什么庆祝,……”林翁把铁的近视眼镜取下来,拿张白纸在揉眼睛。他那对老眼不管悲喜忧乐都会流泪。

“不是美兰生日么?”C 望着瑞枝问,也希望她的回答。

“美兰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庆祝呢!”瑞枝像对 C 说,又像对自己说。“美儿的生日是很宝贵的,不给人知道的。是不是?美儿?”她低着头在美兰颊上接了一个吻。

“去年美兰的生日,美兰要爸爸买匹鲷鱼给美兰吃,都不可得。这样冷酷无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!”珊枝气忿忿的没留心有客在座,不客气地说出来了。C 不得要领的不敢多说一句了。瑞枝瞅了珊枝一眼。

“是哟!最多伪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兄弟，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边——F病院的旁边。今天他的第二个儿子迎亲。他知道我们不高兴过去凑趣，所以送了些红豆饭过来。”林翁把头低下来，注意着碗中的红豆饭，两手按在膝盖上用很严谨的态度把红豆饭的来历述给C知道，“她是不肯去的，”林翁指着瑞枝说。“并且有了这个饿鬼跟着，也怕人笑话，更不应该去。珊儿说她姐姐不去，她也不去。像我这么老的人还有兴趣跟着他们年轻的闹洞房么？啦啦，哈哈！”林翁的笑是一种应酬笑，他想把她们姊妹间批评教育家的话头打断。（饿鬼是日本乡下人称自己儿女的谦词，像中国的“小儿”，“小女”。）瑞枝没有正式的结婚，林家和他们的亲戚都当美兰的存在是一件羞耻的事。因为美兰没有父亲来承认她。

有一天美兰抱着一张像片跑到C房里来，交给C笑着说，

“C督布！看美儿的可爱的脸儿！看美儿的宝贝的脸儿！”像片里面一个年轻的男子约摸有三十多岁，穿着日本的和服，抱着一个婴儿。男子像向着人狞笑，婴儿的像貌一看就晓得她是美兰。

“美儿，这是谁？”C指着那抱美兰的男子问美兰。

“爸爸！死掉了的爸爸！不爱美儿的爸爸！”美兰睁圆她的一对小眼儿，用小指头指着像片中的男子大声对C说。我后来听见林翁说——美兰离开了她母亲之后，林翁对我说，瑞枝怕美兰长大之后会根究没有父亲的原委，所以趁美兰小的时候就对她说她的父亲如何坏，如何不爱美兰，并骗美兰说她的爸爸死了，不使美兰知道这无情的世界中有美兰不认识的父亲存在！瑞枝是想把“父亲”两个字从美兰脑中根本的铲除得干干净净！C时常看见瑞枝指着像片教美兰说，“这是美儿的坏爸爸！”也常听见瑞枝对美兰说，“美儿没有爸爸了哟！美儿的爸爸早死了哟！”

C和珊枝都带个饭盒子出去，日间不回来吃饭。瑞枝打发

他们去后差不多是八九点钟了才带着美兰陪她的父亲吃早饭。她们在家的一天只吃两顿。瑞枝对人说是胃弱，多吃不消化，所以行二食主义。C想瑞枝一个人虽然胃弱，林翁和美兰为什么也吃两顿呢？C虽然怀疑，但C又不敢坦直的质问。果然不错，美兰每天到下午两三点钟便叫肚子饿，这时候瑞枝只买五分钱的烧甜薯，三个人分着吃。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里，瑞枝要特别准备午餐给他吃，C很觉过意不去。

瑞枝背着美兰时，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饼果店前走过。瑞枝有钱时也拣价钱便宜的买点儿给美兰。没有钱时，美兰在瑞枝背上，紧紧地从后头看看她母亲的脸，要求她母亲买给她。瑞枝看见美兰哭了，便说“美儿想睡了。美儿，睡吗！美儿睡吗！”她从背上把美兰抱过胸前来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儿，把街路上人的注意敷衍过去。其实美兰何曾想睡？美兰想睡时，先有一个暗示，她张开那个像金鱼儿的口打几个呵欠。

美兰近来常偷出去，跑进邻近人家的厨房里讨东西吃。装出一个怪可怜的样子，看见男人便叫“爸爸！”女人便叫“妈妈！”她当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是乞怜的用语了。C也曾抱着美兰到玩具店里去，买了一匹狗，一匹马，一辆电车，一个用手指头一按便会哭的树胶小人儿给美兰。只有一个大木马要三块多钱，C没有能力买给她。美兰只小指头指着要，她不敢哭着要求，因为她知道C不是她的妈妈，不是她的……

美兰睡着的时候梦见那个木马，闭着眼睛说“马儿！马儿！美兰想骑！”醒来的时候也思念那个木马，要C或她的妈妈带去看那匹木马。有时候笑着向瑞枝。

“妈妈给钱给美儿哟！美儿要买木马去，妈妈！”

美兰想买那匹木马有两个多月了，还没有买成功。她晓得绝望了，她不再要求妈妈买给她了，她也不要求C带她去看了，她只一个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爱的木马。她蹲在木马